



RYTHM 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“世界阅读者”一道在加纳开展一项电子阅读项目



玛哈拉尼训练营为马来西亚贫困女孩提供学习和提升技能的机会

伙伴关系将产生正面影响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独立完成众多工作。例如，在马来西亚，有许多小型组织在做同样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能把头脑和资源集中起来，那将产生更大的影响。这就是伙伴关系带给我们的东西。

问：如何选择在这些国家的服务领域？

答：这更多地与合作伙伴组织有关。当我们找到一个合作伙伴，不仅希望其能够完成工作，而且须符合我们所期望的诚信标准。在柬埔寨，我们建了一所学校，在缅甸，我们建立了一个计算机实验室。基本上，我们与公司所在的社区合作，因为我们认为需要在这些社区进行回馈，这是优先选择，但我们也关注其他地区，只要项目是有价值的。

问：是外界来找你们，还是你们主动寻找他们？

答：有时候，他们会来找我们。例如，我们在世界经济论坛上会见了—个小组，他们提出了为喜马拉雅山离网村庄提供电力的概念。他们带来了太阳能电池板，安装并教村民如何维护它们，这些面板能在黑暗中提供 6-8 小时的电量，足以让村庄运行照明和互联网设备，这改变了整个村庄的状况。我们喜欢这个项目，所以我们支持实施它的小组。

因此，我们支持的项目，要么是在商业层面上与我们建立联系，要么与我们的支柱业务相关——环境、教育、社区发展等。太阳能电池板项目与我们在很多层面相连，它教会村民一起工作，它有一个明确的环境关联和教育关联，因为现在孩子们可以使用笔记本电脑，那里已成为他们的学校。

问：之前你提到 CSR，这是你们最青睐的社会倡议吗？

答：实际上，我们现在称之为 QI 社会影响倡议，我们不把它称为 CSR。

问：你们不认为自己在从事慈善事业吗？

答：不，我们不是一个只会提供资金，然后坐下来“好吧，这完成了”的组织，我们希望参与其中。

对我们来说，这是慈善的衍生物。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安抚我们的良心或履行某种义务。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信，每一个公司，特别是在这个时代，都需要有它存在的理由，即有能力为它所来自的社会作出贡献。对我来说，政府不是伸出援手帮助人民的最佳选项，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失败的次数太多。作为一个公司，我们有效率更高的系统，因为为了盈利，我们需要精干而精明，这些技能的集合也适用于我们进入社会领域。我们比慈善组织能更有效地做到这一点的。我们把这看作是一种责任，事实上，这是我们公司理念的一部分。（据英国《联盟》杂志，原作者：安德鲁·米尔纳）

RHYTHM 基金会： 甘地精神指引我们前行

编译/张菁

当维贾伊·埃斯瓦兰 (Vijay Eswaran)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与合伙人共同创立了 QI 集团时，其前提之一是其部分利润应资助社会活动。后来，随着 QI 发展成为跨国企业，这一原则又在 RYTHM 基金会中被制度化。RHYTHM 基金会是总部设在马来西亚的国际基金会，由维贾伊的妻子乌玛亚尔 (Umayal Eswaran) 操持。在这次访谈中，夫妻二人解释了基金会名称与甘地的联系，以及为何不将基金会的工作称之为慈善。

问：RYTHM 基金会是如何创立的？

答：当我们创办公司时，合伙人的共同观点是，要确保我们在其中融入一种方式，用以回报社区。由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全球性机构，所以这里所说的社区既包括公司的所在地，也延伸至全球。由此，从成立第一家公司到成长为集团之日，我们的理念都是，将收入的 10% 回流到慈善事业，即如今的 CSR 工作中。

问：那么基金会能支出多少钱取决于公司的表现如何？

答：是的。幸运的是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，公司一直在稳步增长，所以基金会有不断增长的预算可供使用。

问：RYTHM 精神似乎是指导公司和基金会工作的原则，它的来源是什么？

答：RYTHM 来自一个有关甘地的故事。由于我们的国际化程度很高，我们需要寻找能够代表我们共同信仰的人，他/她应属于全世界，而不仅是某一个国家的公民。

当甘地在南非时，志愿者们会前来他的修行处提供服务。一天，甘地遇到了一个打扫院子的年轻人，便问他来自哪里。年轻人说，他从大学工程专业辍学，来为甘地的事业服务。甘地告诉他，他有足



Taarana 在梵文中意为“觉醒”，这是 RYTHM 基金会于 2011 年设立的中心，为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儿童服务

够的劳工，他更需要的是工程师、律师、医生等具有专业教育背景的人。甘地说：“回去，提高自己，毕业后再回来，我们将帮助人类”。RHYTHM (Raise Yourself to Help Mankind, 提高自己、帮助人类) 就成为了我们的指导精神。

问：基金会将教育、就业、两性平等和可持续发展列为活动重点，这是从 RYTHM 的想法发展而来的吗？

答：是的，教育和赋权是我们的支柱业务，尽管这不是我们最开始的主业。经过十年的探索，我们认为，如果想要看到影响并带来变化，我们必须集中我们精力。因此，去年，我们进行了战略调整，并且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，这就是我们所提出的教育、性别平等和社区发展。我们还有选择地与基层组织建立智能合作伙伴关系。

问：你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持多少乐观态度？

答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崇高的，我们需要这样的目

标。就深度行动而言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国家的意愿。

在联合国的一次首脑会议上，我很惊讶地听到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资金，而是由谁和在哪儿实施这些伟大的想法？这一点，没有人有答案。但我认为，我们所工作的社区需要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任这些国家的基层组织。我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看待工作内容的良好指标。

问：“玛哈拉尼倡议”是你们的主要工作之一，它是如何工作的吗？

答：我们在 2010 年发起“玛哈拉尼”(Maharani, 意为“你的公主”)，这是帮助马来西亚贫穷家庭女孩的项目。这些女孩没有梦想或愿望，往往辍学，在工厂做低薪的工作，非常年幼就结婚生子。但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能赋予她们一整套不同的价值，她们会明白，她们不亚于其他人。最初，我们建立了一个三天的训练营，鼓励女孩探索自身独特的身份，并质疑对自己信念的限制。

我们和她们谈论教育以及她们的未来，教导她们生活技能，并帮助她们建立基本的自信。

第二年，我们得到马来西亚教育部的批准，进入不同州的学校，每月运行训练营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接触了约 7000 名女孩。2015 年，我们建立了一个中心，即玛哈拉尼学习实验室，为这些女孩提供一个安全的课后空间，以便她们参加各种自我发展计划和学术辅导，现在我们制定了该计划的蓝图，以便组织可以运行自己的计划版本。

问：你已经谈到了合作关系的重要性，那么如何找到合作伙伴并与合作？

答：当你进入你不熟悉的国家时，你必须通过实地的伙伴关系开展工作，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。因为无论我们在马来西亚以外有什么计划，都必须通过伙伴关系开展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与这些组织建立信任。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以确保他们了解当地的问题，多年过去，我们看到他们取得了成就。我认为，智能合作伙